

第四十六回 岑御史遣將救吳門 劉副總統兵誅海寇

卻說這日一片鑼聲，卻是京報報來。報單上寫道：“貴府大爺諱雲，奉旨補授江南松江府奉賢縣正堂”。許公對劉霖道：“卻好與小兒同在一處，實是難得。”當下款待報子酒飯，賞賜起身。許公隨與劉母道喜說：“這奉賢縣是個美缺。祇是如今倭寇作亂，那裏正當沿海要地，卻好與勇兒同事一方，他們是患難弟兄，自然十分關切，況如今岑郎與三相公都聚在一處，真是天大的喜事！我如今即欲往江南去走一遭，一來會會大相公弟兄，又好訂定女兒完姻之期，二來去看看勇兒，並去探望金家，省得時時掛念。”雪姐道：“爹爹若去，恐三哥與勇大哥正在軍務忙冗之時，多分不在衙門，不如竟到大哥衙門打聽他們的消息為妥。”許公道：“你也見得是。”劉霖道：“老伯去走遭也好，祇恐路上辛苦，須得一個服侍的人纔好。如今奶娘的兒子周旺兒閑著，不如叫他同去，又壯健又老實，放心可託。”許公道：“此去都是水程，卻也沒甚辛苦。若得一人作伴更覺放心。”因此商量定了，擇在四月二十八日起身。劉霖寫了一封家書交許公帶去，道：“不盡之言，老伯到那裏面說便了。”許公應諾。此時天氣漸暖，主僕二人不過一肩行李，僱了一隻小船，至期作別，前往江南進發。

話分兩頭，卻說岑御史一路無停，將到南直交界，早有流星馬飛報：“倭寇攻打蘇門甚緊。”此時南直各部官員並操江都院程公，俱差官迎接。岑御史一概回帖請安，惟程公處附稟繳帖，因軍務緊急都及進省拜會。當時馬上即令龍韜、高卓二將各領令箭一枝：龍韜星飛會同常鎮參將何其能，高卓會同鎮江衛都使呂岱，各率本部兵，限兩日夜至蘇門救應。又飛調京口兵三千，令郭紹汾領兵一千由圖山進發，陳松岩領兵一千從川沙進發，若遇倭寇，沿途剿殺，限三日內在吳門取齊，毋得違誤；過期不到，定按軍法不貸，自與劉電率兵一千，星夜兼程，救應各路。

原來總制黃炯初聞朝廷以岑中書為巡海御史，賜尚方劍出京，以為年少書生不嫻軍旅，祇好紙上談兵，濟得何事？不料其時倭首趙天王與海寇徐海、汪直等結連，分兵入寇。徐海一枝攻掠臺寧、舟山，震動浙、閩；汪直一枝分掠嘉湖、海寧等處；趙天王劫蘇、松、崇、太，兵分數十屯，互相連絡五百餘里，左擊右應，十分猖獗。吳淞總兵王嘉楨屢戰失利，現在抱病請休。嘉鎮總兵褚飛熊與乍浦兵備道雷信協力剿守，祇敵汪直等寇，保護嘉湖、寧海一帶。參將殷勇、耿自新協保松江、南匯、金山、奉賢等要地，相機剿殺，不能遠離。因此，趙天王與格子裏、混江鯨、就地滾等倭奴萬餘圍攻蘇門四晝夜；幸喜蘇門堅固，急切攻打不下。副總陳奇文分兵出戰數陣，祇因眾寡不敵，城外村鎮居民遭殺掠一空。這日黃總制正欲令游擊洪弼殺出重圍，調常鎮兵救援，忽見東北、西北兩路塵頭大起，火炮震天，城下倭奴俱有驚恐之狀。原來是何其能、龍韜、呂岱、高卓四將領兵兩路殺來。

黃總制見時救兵，即令陳奇文與眾將分兵從葑、閘、盤、胥四門殺出接應。一時鼓聲雷動，軍威復振，裏外夾攻，群倭措手不迭。趙天王招呼大隊，風馳雲散，且戰且走，奪路奔翁埠、廟灣大屯而去。官兵正追趕間，祇聽前面炮聲響處，鼓角連天，卻是陳松岩領兵由川沙殺來當頭截住，正遇趙天王，挺槍就刺。趙天王舞雙刀架住，略鬥數合，見各路追兵大至，無心戀戰，逼開槍就走。陳松岩飛馬趕來，卻不防就地滾江五在隊裏暗發一箭，正中陳松岩左肩。陳松岩大怒，帶箭挺槍直取江五。江五舞刀相迎，鬥得數合，抵敵不住，拍馬落荒而走。陳松岩即拔臂上之箭回射江五，正中後肩，幾乎落馬。幸趙天王復翻身與混江鯨江七敵住，且戰且走，官軍一齊掩殺之間，忽聽四下螺聲竟起，卻是赤鳳兒、郎賽花率大隊殺來，將趙天王等救應而去。其時天色傍晚，官軍鳴金，紮住不追。這一陣，計斬倭奴五百餘級，雖解了蘇門之圍，祇可憐城外居民已殺戮無算，房屋盡成灰燼。其時岑御史、郭紹汾兩路軍馬都到，黃總制方知是岑御史調兵解圍，心下十分感愧道：“早是不曾輕慢了他。”及至會面，知岑御史年纔二十有二，堂堂一表，望之儼然起畏。當時並馬入城，已是薄暮，觀瞻者夾道，見岑御史年正青春，莫不嘖嘖稱讚，都道是聖天子洪福，萬民有幸，出這等少年英傑。

當時岑御史馬上傳令，將兵馬分為五營，駐紮城外。當與黃公同進總制衙門，後堂敘禮畢，黃公再三致謝，因說：“倭寇近日猖狂更甚，江浙沿海一帶竟無寧息。今幸旌節按臨，便可計日剿滅。”岑御史道：“治晚年幼才疏，謬蒙聖恩委任，實不稱職，還求憲公祖指示方略，庶克有濟。”黃公連稱不敢，道：“都臺平倭之策、聖天子賞鑒不凡，定當剋日肅清海宇，不但百萬生靈俱蒙覆載，即弟等亦叨庇無涯。”岑御史道：“深蒙過獎，未免增慚。”因說：“這倭奴與海寇結連，並非實心相助，不過藉勢擄掠以圖互相救應，其實各貪利欲，及聲勢一敗彼此不顧，此誠烏合之眾，雖多勿慮。且倭奴凶狡而貪，往往爭利，便自相殘殺，並無紀律，此輩縱有十萬之眾亦不足懼。其可慮者，此輩忽聚忽散，進退莫測，遁藏島嶼，出沒海口；且善能伏匿林莽以避槍炮，異常詭詐，聚則可以計誅，散則不能盡殲。且對陣交鋒，倭奴驅使擄掠平民當先透敵，官兵不分清白，銃箭並施，所殺盡是平民，甚至割首請功，濫邀陞賞，殊堪發指；真正倭奴並不曾傷損，及官軍銳氣已過彼方呼嘯雲集，以致官兵屢屢為其所敗。大概倭寇所持者有三：一則勾連內地奸徒暗通線索，熟悉路境；再則海口兵微，因得肆其出入；三則潛藏近島，恣其劫掠，以為常計，官兵莫可伊何。今治晚見過公祖，明日即當遍閱各營將士強弱，悉訪倭奴出沒情形，再來請教剿除方略。”一席話說得黃公唯唯稱善，當下盛席款待。飲酒間，岑御史問及將弁賢否，黃公首推松郡城守參將殷勇，係武勇出身，少年英俊，屢立奇功，且聞其令正亦智勇足備，所領繡旗軍賊人不敢輕敵。再有楊舍參將耿自新、副將陳奇文俱老成歷練之將。惟吳淞總鎮王嘉楨現在告病請代，其餘賢否諒不能逃都台電察。”岑御史道：“吳淞一鎮最關緊要，現在軍務倥傯，豈宜懸缺？憲公祖即當委員交代。今有御試武勇第一、特授御營副指揮使劉電奉命與治晚同來，交在鈐轄差委。其人才勇俱優，委以偏裨，必不有負憲公祖之任用。”黃公道：“皇上親試合式之人必然超群出類，弟明日即當委用。”

少間席罷，岑御史即辭歸公館，已是更餘。當夜即作檄通飭各營，大略言：將弁各保汛地固屬分內，若鄰近被圍即當迅速救援，豈得以保守本汛為由束手坐視？今常鎮兩營若非本院飛調竟爾坐視，倘蘇門有失，豈得無罪？今除已往不究，嗣後凡有緊急之處，附近營汛即當互相救應，毋得坐視。如果本汛險要，有不能分兵之勢，本院自當查察，決不使有屈抑。今本院即日按視各營，咸宜整肅以待，填勿忽忽取咎！這檄文凌晨即發。隨傳令常鎮兩營兵馬仍撤回本汛整飭候調，京口兵三千內挑選一千協守吳門，其餘發回本汛。一面先移會浙撫，商略機宜，協同進剿；並密差幹弁訪查浙直用兵情形。當日即辭別黃公起馬往各營巡視。是日劉電參謁總制，黃公一見大喜，即令暫署中軍副總將事務，仍隨御史軍營進剿，陳奇文即委署吳淞總鎮，一面具題

卻說岑御史先巡閱蘇、淞、常鎮各營兵將，惟松江營行伍整肅。因相會殷勇，見其氣概軒昂，果然名不虛傳。原來殷勇自奉命

雲由江浦轉寄之信，已知雪妹未死，並與岑公子訂婚之事。後又得成公子所傳劉電口信並文進轉寄之書，因盡知一切。近日又見京報，知劉電特授指揮職銜與岑御史一同到來，心中大喜；滿擬相會，不料劉電又因公他往。及參見岑御史，因是欽差統轄上司，不敢言及私事，倒是岑御史說起山東之事：“曾與許小姐有婚姻之訂，祇不知許丈意中何如？”殷勇道：“這便是繼父，如今尚在江西，承劉氏昆仲相招，當早與小妹相會。婚姻之訂，祇恐不能仰攀，豈有不允之理？”岑御史亦不提先娶之事，但笑道：“若得成全，便成至戚了。”殷勇祇是唯唯而已，當因軍務紛繁，匆匆言別，及闋至太湖營，見水軍守備謝琪年力衰邁，勒令休致，即以龍韜補授。

此番巡視各營，已審知倭奴出沒要道、營汛遠近情形。即日關會黃公，於崇明、留河、孟河、廟灣、金山等各海口，除舊有戰船十隻、額兵各一百五十名外，再名添設善水精兵一百五十名、管領水軍把總一員。以十名駕船，餘用鳥銃、鉤鏢槍各二十杆，凡遇倭奴潛遁出口，鳴金為號，遠用鳥銃，近用鉤鏢槍，並力剿殺，得功倍賞。又調水軍將弁挑選各營壯健水軍在太湖操演，以備進剿，為搗巢絕穴之計。

這日，忽接嘉鎮總兵褚飛熊申文飛報：“海賊汪直入寇平、海兩縣，賊黨葉碧川入寇海寧，毛海峰攻打湖郡，十分緊急。現分兵救應，伏乞憲裁。”同日又據署吳淞總鎮陳奇文飛報：倭寇入犯金山、上海等處甚緊。岑御史得報，即飛檄殷、耿二參將救應金山、上海二處，相機剿殺；復令高卓與吳鎮左營守備辛尚忠各領兵五百前往救應：“倘我軍不利，即往助剿。如我軍已勝，倭奴必由廟灣、翁埠而走，可即問道繞出截其歸路。”又檄吳鎮陳奇文率大兵兩路救應，卻令劉電率精兵二千往援湖郡。自率大軍即往平海進發。

卻說文進自領家書，先往蔣宅投遞後，即星夜往碧浪湖來。一路正聽得倭寇大亂，逃離鄉民沿途絡繹，都說倭寇攻打湖郡甚緊。文進恐湖村有失，飛奔而來。原來正值毛海峰率賊兵數千攻打湖城，圍得水泄不通，手下頭目分掠，鄉村大遭荼毒。這碧浪湖村正當湖口，如何不擾？幸嚴先生與把總洪福平日操練鄉勇，協同官兵抵死守御，近又得嘉湖總鎮褚飛熊知岑御史家屬在此，因調守備一員、添兵三百名防守，因此賊兵幾次到來攻劫俱被殺退，祇是晝夜不得寧貼。此時王夫人已回，官項已繳，小夫人母女相商發倉供餉，並示殺賊一級賞銀五兩。因此，官兵、鄉勇既圖賞齎，又欲爭功，竭力防禦，十分嚴緊。凡遇外來之人，細加盤詰。這日文進到來，問知是岑府差人，纔得放進村來。門首也有許多兵丁守護。文進到內，岑忠一見甚喜，問是寄家書到來，隨即稟知。

兩位老夫人出廳相見，文進叩畢，將書呈上，兩夫人折開觀看，甚喜。王夫人知是途中救難之人，十分感謝。岑夫人道：“義士來得正好，如今這裏海賊幾次到來劫掠，官兵、鄉勇竭力保全，恐將來有大隊賊兵到來便難保守。煩義士不辭辛苦速往通知御史，調大兵來救湖郡地方要緊。”文進道：“太夫人不須憂慮，此時老爺豈有不知？況各路兵將俱聽調遣，那有不救此處之理？如今太夫人寫了回書，小人即便前去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天色已晚，一路辛苦，且安息一宵，明日起身。”

說話之間，祇聽得外面聲嚷。岑忠出去看時，卻是洪把總來報：“如今岑大老爺差制標中軍副總劉爺領大軍來了。”兩夫人聞報大喜。文進聽說一“劉”字，未免關心，即出來動問隊長：“這領兵的劉爺是那裏人？”那隊長道：“就是御史大老爺保舉御試第一，特授指揮的劉爺，今署理制標中軍副總的事務。”文進聽了大喜，即進來對兩夫人道：“原來領兵的就是劉三爺，如今已署了副總兵事務。太夫人速寫回書，小人明日五鼓即趕往軍前，也好出半臂之力。”兩夫人大喜，吩咐岑忠豐盛款待，當晚和少夫人燈下寫了一封回書，書中極道文進之功，封固交給。文進當即稟辭，至五鼓即起身去迎劉電大軍。

卻說劉電奉令，知碧浪湖緊要，因此統兵星飛而來。正欲先撥偏將一員，分兵五百往保碧浪，不料正迎著文進到來，相見大喜。因知湖村無恙，便一同催軍直抵湖城。

卻說這毛海峰正圍攻湖郡，連勝兩陣，悉力攻打，以為旦夕可破，不想有這枝救兵到來，便在城下列成陣勢，橫大砍刀在皂旗下看望。早見官軍陣中一將飛出，卻是守備方潮，大喝：“無知賊寇，天兵到來，尚不下馬受死！”毛海峰也不答話，舉刀便砍，方潮使宣花斧急駕相迎。未及數合，方潮招架不住，拍馬敗回陣來。毛海峰哈哈大笑道：“這樣東西也不值得污我寶刀。”此時劉電在旗門下觀看毛海峰武藝高強，心中暗想：“怪不得官兵屢屢失利，原來海賊中卻有這等手段。”正待出馬，祇見文進挺長槍大吼一聲，步躍出陣，直奔海峰，更不打話，一步一騎，槍來刀架迸寒光，刀去槍迎飛烈焰。兩個鬥到二十餘合上，劉電看文進步下終覺費力，惟恐有失，即縱馬出陣，大喝：“不得無禮！”挺丈八蛇矛直刺過來，毛海峰舉刀急架。文進卻躍離數武，看他兩馬相交，刀槍並舉。鬥至三十合上，海峰力怯，卻待奔走，城上參將余充、守備韓成功率城守兵分東西兩門殺出來夾攻。一時金鼓如雷，喊聲動地，賊兵四下亂竄。毛海峰心慌，虛滾一刀，招呼賊兵拍馬奔走。劉電傳令盡力趕殺，祇留西北一路逼他奔入湖濱，以便殲滅。誰知毛海峰深知路徑，卻從東南奪路而走。劉電率兵四下趕殺，凡步下之賊，沿途殺戮不計其數。毛海峰回顧手下祇有數百餘騎，心膽皆裂。正在危急，忽聽四下螺聲大起，喊殺連天，卻是分水牛、穿山甲、黎格、盧龍四屯賊兵殺出救應，與官兵渾戰。賊將黎格正遇文進，措手不及，心窩裏中一槍，從後背透出而死，毛海峰無心戀戰，招呼群賊奪路奔盤林而去。其時天色昏黑，雷雨暴作，官軍鳴金紮住寨柵。這一陣計斬賊一千餘級。自此海寇、倭奴不敢再犯湖境。次日劉電與余充各自收軍，劉電亦不及進城相會各官，隨一面往總制處報捷，一面整軍同文進回行轅繳令。

且說岑御史領兵星夜至嘉郡，文武各官郊迎參見，因問：“近日賊勢如何？”總兵褚飛熊道：“連戰數場，互有勝負。前日都司萬士雄軍中獲得賊線一名小張三，拷問賊，據供賊中有江二、江四、盧龍俱係江南人，為賊中耳目，還有江五、江七現在倭首趙天王處為頭目。必得除此數賊，倭奴便無主使。”岑御史便問：“這小張三何在？”褚總兵道：“現在囚禁。”岑御史道：“好生看守，我明日還要細細拷問。”又傳諭諸將，凡遇賊目江二、江四，務須生擒，另有陞賞。因又細問海寇現在屯聚出沒情形。褚飛熊道：“海賊出沒路道惟捍海、柳塘灣、沙洲為要，現今屯聚盤林、洲山等處，連絡二百餘里。近日又探得賊中來了一個妖道叫金鐘道人，有一個金鐘，搖動時便有風沙、烈火、鬼臉、神頭之兵平空殺至，十分利害。因此晝夜提防，未敢輕進，祇候大老爺按臨察奪。”岑御史笑道：“從來邪不勝正，此等依附草木之徒不足為慮。”因令軍中預備烏雞黑狗血，凡遇妖法，箭弩噴筒悉蘸此血一齊噴射，便可立破。一面飛檄平海兩營游擊嚴兵把守捍海、柳塘灣等處要地，勿許一賊出口，凡有海寇奔逃，盡力剿殺；一面移文星飛關會浙撫，遣幹將協助寧海進剿。此時劉副總已回行轅繳令，又見文進斬寇立功並帶到家書，知老母眷屬無恙，心下大喜。當將碧浪湖守備撤回，令文進以把總前往，與洪福協力防守，並作書致候嚴公深謝其保障之力。一面傳令息軍二日，各營嚴整甲兵聽候調遣。佇見海寇潛消，官軍踴躍。正是：

動地甲兵方耀武，連天海水不揚波。正不知岑御史如何調兵遣將以破妖氛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寫岑秀出以老成謹慎之筆，觀其調兵遣將，驅策英雄，真胸中具有數萬甲兵者。劉電臨陣，祇尋常數語便寫出自己超群本領，真可謂善寫少年豪傑者。

